

张炜 Zhang
Wei

作品

海边兔子 有所思

所有的好作家都是一只会思考的兔子：
勤奋，好奇，单纯，善良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张炜全新散文集

以好奇的眼光，
带你感受来自整个世界的善良

海边兔子 有所思

张炜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边兔子有所思 / 张炜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54-9960-8

I. ①海…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470号

海边兔子有所思

张炜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知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人: 谢不周 凌草夏 八月长安

出版人: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张维

助理编辑: 赵晨阳

法律顾问: 张艳萍

装帧设计:  金犍文化
JINJIAN CULTURE

媒体运营: 刘峥

责任印制: 张志杰 王会利

总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张: 9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3千字

定价: 45.0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北京知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录

「序」

「一辑」

海边兔子有所思

004

鸟之倔强与幽默

007

拉网号子考

009

少年难忘狮子崖

013

四十二年前的「新作」

017

作家的品质

020

红楼乌托邦

024

林子深处的声音

026

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030

老船出海

032

「二辑」

半岛故事与法兰西情怀

036

陡峭和危险的入口

044

半岛文化的奇特

049

写作者的源路

063

文字的河流

086

一场没有隐喻的书写

110

记得住的日子

147



目录

「三辑」

一只毛茸茸的瓜	152
人世间最昂贵的审美	155
也说《徐福辞典》	157
「发海」的声音	160
游走中的写作	169
苍老的乡土	172
作者的图书馆	175
对「新批评」的期待	179
在纸上做得更好	182

「四辑」

一地草芒露珠灿	193
经典的反面	211
四个环境	225
时间里的觉悟	236
超验阅读及其他	248
文章大事与日常生活	261
精神的地平线	264
那根命运的手指	271
「代后记」	

序

∩ preface ∩



这本散文随笔集是我近两年来的新作，除《文字的河流》一篇因大部增订再次收入本集外，其余篇目都是首次收入。

两年时间匆促而过，不可挽留，幸有这些文字存下来，记下了一些场景和心情。

这是我两年来的生活记录、文学记录。有些思绪属于特别的时段，有些则是长期滞留在心中的，它们一起呈现于此。

与虚构的篇章不同，我现在更为重视这些直接的言说和记述。

在作家这里，散文与随笔往往作为一份时间的存根，它们的质地或许另有一种朴素和真实。

我把这一类积累视为“著作”，而把其他的文字看成“创作”。虽然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讲“故事”也没有什么不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想更多地用一支笔刻下一道道实痕。

2017年1月6日

一

辑



o
n
e



海边兔子有所思



我生活的海边有许多兔子，它们俊美、和平、友爱、单纯、活泼、机灵，是我最喜欢的生灵。这些小家伙与白沙和树林相得益彰，是这里最好的居民。春天，当我们看到一只母兔带领几只小兔在林中嬉耍，会觉得眼前这个世界无比美好。

它们的现实世界和我们的心灵世界接通的一刻，会使我们格外幸福。

注视一下它们的眼神，会觉得它们正在想什么。它们的心灵世界一定是十分丰富的。尝试着去探索它们的心灵世界，就是我的心愿。

如果与它们有过长时间的接触，并且产生了友谊，就会爱它们，理解它们。它们依恋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久久难忘。

它们注视过我少年时代的写作，分享我的欢乐，也感受我的痛苦。我有时想象自己也是一只兔子，穿行在无边的海边林野中，因为写作，带来了那么多的幸福和哀伤。

这些兔子是友伴，是读者，是知音。它们在倾听和阅读，最后也拿起了一支笔。

眼镜兔正在成长为一个不错的作家，它的作品打动了林中万物。它讲出的是树木、小獾、小狐、刺猬等所有动植物的故事，大家都喜欢，都需要。

它学习写作的过程很不简单，有成功也有失败。它总是把成功的经验，把走过的弯路告诉其他伙伴，让它们免蹈覆辙。它还在林子里办过小作家班，讲述自己怎样写作。

它发现写作不光是纸上的事，还要把林子里的事做好并记住，然后才能写好。

它首先是林子里最爱学习的一只兔子，其次还是林子里最爱思考的一只兔子。星星，月亮，海浪和风，英雄和小虫，都让它向往和接近。它不知疲倦地倾听，知道的林中故事越来越多，所以当它面对一张纸的时候，总有写不完的话。

小读者跟上这只眼镜兔去林子里，看它怎样一路向前，怎样学习和写作，一定是最有趣最有意义的。

它们都是海边的常客，眼镜兔对它们十分熟悉，而且相互成为极好的朋友。它能讲出它们的许多故事，知道它们的许多心事。

眼镜兔对它们只有好奇，而没有伤害。它们都知道这是一只友善的兔子，有作家梦，所以才不停地写啊写啊。它们后来发现它把自己也写进故事中了，担心有什么不好听的话，结果来看了，一点都没有。

它们很高兴，说：“有一只兔子作家做朋友，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只要那只眼镜兔还在写，我就会不停地讲下去。这只兔子活动的范围还会扩大，因为它还要到河西那片更大的林子里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去，新的见闻会越来越多。

我只要看到它若有所思的样子，就知道一个新故事又在酝酿之中，就会对它说：“怎么样？先讲给我听听吧？”于是它就让我先听为快了。

其实所有的好作家都是一只会思考的兔子：勤奋，好奇，单纯，善良。它是食草动物，疾恶如仇。

它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为正义而歌。

有一天早晨我去林子里，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这只眼镜兔。互致问候之后，我拍拍它肩上的大挎包问：“又要去采访啊？”它说：“是的。”我说：“你又不是记者，为什么总要采访呢？”它说：“啊，我是记

者型作家。”

它的手指上有了老茧。我劝它快些买一台电脑，它说：

“我的老师不用电脑，我也不用。”

“为什么？”

“因为用笔更利于思考。”

它什么都写，散文诗歌，还想写演出的剧本呢。它先学习写议论文和记叙文，认为这是基本功。

议论，把道理说清楚；记叙，把事情写明白。

它说：“我可不能当一个啰啰唆唆的人啊，因为大家都很忙，我得用最少的话把要说的说完。”

它采访过海豹，喜欢上了对方憨厚的模样，回来记下了它们之间的谈话，还是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歌：

……

你有大衣亮闪闪，
还有一双明亮的眼，
谁要讨厌你，
我就不把它喜欢！
啊，海豹，
你是肥肥的家伙，
你是勇敢的青年，
你在激流里拼搏，
你一往无前！
啊啊哩啦，
伊呀哩啦，
让我们共同进步，
相互鼓励把手牵

……

（本文为《兔子作家》访谈辑录）

鸟之倔强与幽默

岷岛上的鸟儿可真多，除了一群群的海鸥，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种类。相处久了，会发现它们的性格与人一样，也是明显的、千差万别的。它们因为飞翔，离开地面，常常被人忽视了心情，不太在乎其喜怒哀乐。除非近距离接触，谁也不会注意一只鸟的心事。在岛上，只有养鸟的人才会知道自己的鸟高不高兴，喜悦或者忧郁。

岛上的麻雀是一种很倔强的鸟。照理说它们离人最近，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麻雀，几乎与人非常亲近。但是它们其实极度追求自由和自尊。如果将一只成年麻雀关在笼里，它会气愤不已。无论喂给它多好的食水，它看都不看一眼，直到绝食而死。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麻雀。有人为了讨孩子欢心，曾捉住麻雀让孩子把玩，谁知它一落入孩子手中就开始大口喘气，一会儿就气得昏厥倒地。

还有一种蓝翅小鸟，一旦被囚禁就会频频撞击，直撞得头破血流，气绝而亡。

鸟儿习惯了空阔，自由是最起码的条件。任何鸟儿都极度依赖自由，除非是从小奴役驯化的畸形宠物。

岛上的鸟儿怎样看待渔人，这是一个谜。鸽子和喜鹊、猫头鹰、蓝点颏、游隼等等体态及生活习性迥异的鸟类，对人的看法肯定是不

同的。鸽子和鹰一旦被驯化，可以当人的帮手，它们和猫狗的作用几近相同。鸽子温柔可人，长时间偎在主人身边休息，光润的额头引人抚摸。鹰的锐目和铁爪能够帮人狩猎，乐于显能。而大多数鸟儿是无法驯化的，它们从不与人为伍。

一群喜鹊守住一树桑葚多年，每年夏秋季节都要饱餐这些甘甜的果子。当有人来采摘时，它们就怒不可遏，在一旁围攻，叫声不绝。从声音上判断，一定夹杂了许多谩骂。

我在岛上住了十天。有一只不知名的大鸟，在长达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总要于凌晨四点左右踹我的屋门。它的蹄脚壮实，踢在门上，的确有踹击之力。那在凌晨响起的门板震动声，总是将我惊醒。我后来明白，它是凌晨即起，而我一直睡懒觉，它实在看不下去了。

还有一只花斑啄木鸟，总在午餐时偷看我吃饭，在窗外探头探脑，一副做鬼脸的样子。当我开窗找它时，它就躲开；我重新坐下用餐，它就再次探头。我将食物放在窗外，它就低头看看，仿佛在笑，不动一口。它吃的东西与我吃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只又大又胖的花喜鹊也多次在窗前逗我，它也选择了午餐的时间。

一只大草鸮面阔如小儿，站在黄昏的光色里。这样的光线中它是能够看清对方的。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它竟然一动不动，从高处看着我，一对大眼睛睁闭闭。由于它的脸部被细密的羽毛遮住，所以我无法看清细微表情，却分明感受到它的幽默意味。它好像在说：“伙计，你该睡觉了，我该干活了。”

散步时携回一只受伤的大斑鸠。这种大鸟像鸽子，我也就像对待鸽子一样对待它了。它伤好之后，为了防止它飞掉，我就用胶布粘住了一半羽翅。它在屋里耷着双翅，像推小车一样来来去去。当它玩累了时，就伸出长长的喙，一下一下摩擦我的手背。这种痒丝丝的感觉让人实在受不了。这种亲昵和友谊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解开了它身上的胶布，抱着它来到海蚀崖。我是在崖上遇到它的。

站在崖畔，放眼碧海中的点点舟影。它在我掌心站了一瞬，转眼展翅而去，化入空阔之中。

拉网号子考

砣嵴由一个沙坝与龙口城区相连，终成一个半岛。它形成的年代太远了，大概数以千万年计。从此就有了一个美丽的“龙口湾”：从半岛最里端的石崖开始，由沙坝往东南方划出一道弧线，直抵龙口城区，形成了一大片椭圆形的海面。整个龙口湾内外都是优良的渔场。

海岛的西部和北部都是陡峭的海蚀崖，居住了大量海鸥。站在崖上看海，那水清澈无一丝杂质，真正像蓝缎子。如果是阴雨风天，温柔美丽的海又变得黑乌乌的，凝重肃穆。龙口湾东部靠近城区分别有一个客货大港、一个渔港。两个大码头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属于北方老港。

渔船有不同的猎鱼方法：进深海使用拖网等器具；将一面大网抛进一二百米远的海中，由岸上人扯住两端往上拉，即通常说的“拉大网”。在过去，后一种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是收获最大、最壮观的捕鱼方式。那时候鱼多，机械捕鱼船还没有，所以“拉大网”的收获常常是十分惊人的，一网就能拉上一座高高的鱼山。

沿长长的沙坝往东，可以一直走到烟台。这一溜海岸线除了有几处被山崖阻断，大半都是可以“拉大网”的开阔沙岸。所以这一段海

岸线的渔民最多，也最富裕。这种劳动方式已经延续了千百年，直至今日才有了改变：鱼类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减少，渔民只好驾小船去深海了。

“拉大网”人多势众，要同心协力就必须倚仗拉网号子。这种半喊半歌竟然演变成重要的劳动艺术，在千百年的豪唱中，其形式和内容渐渐固定下来。从岬岬岛往东几百里，不知要穿过多少渔村，也不知有多少渔场。这沿岸一路下去，拉网号子也多多少少地变化着，从内容到调式都稍有差异。

岬岬岛的拉网号子比起东部，最大的不同是音调起伏变化大，似乎更具舞台表演性。比如它能从最大声的号叫，一转而成小声的数叨，声音由低到高，由急到缓，再一次掀起高潮，然后放声豪唱起来。

整个号子喊唱的内容与东部差不了多少，核心部分仍旧要提到一个“子虚乌有”的人：“二姑娘”。这个“二姑娘”是一个不会衰老的女子，年龄永远在十八九至三十岁之间，在海边活了千余年，至今风姿绰约。拉网号子中直接描述她的文字少而又少，一直重复的不过就那么几句，可妙就妙在每次重复的音调与口气不同、声高不同，再配以长长的感叹、和声，一个活脱脱的形象就出来了。

这个“二姑娘”在号子中大致是顽皮的、俏丽风骚的，还有点小小的邪恶。她极有可能出身于贫苦人家，是个常来海边玩耍或买卖鱼虾的女子。由于夏天拉网的男子通常不穿衣服，所以绝少有女人靠近海边，一旦有个姑娘出现，那一定会引人起哄的。除非万不得已，女子是不会来拉网现场的。这种情景或偶有发生，或直接就是杜撰，是打鱼人为了解除劳动的辛苦寂寞而幻想和创造出来的。从岬岬岛往东至少五十里，沿岸拉大网的人所喊的号子中都有一位“二姑娘”。

“‘二姑娘’这个鸟儿啊，不是个鸟儿啊！嘻哉！嘻哉！”这是他们反复喊出的一声独吼、一片和声和长长的感叹。前边第一个分句由一个嗓门最粗最躁的壮汉喊出，第二个分句则由众人应答；“嘻哉”两字是所有人一起呼叫的，节奏感极强。“鸟儿”在此并非不雅的字眼，而是相当于“这东西”“这家伙”之类，有玩笑调侃的成分。以前有人解为诨语，是不确的，属于望文生义。后面的齐声“嘻哉”，也有

人解为一句脏话的音转，其实也不对。在这里联系全部号子的语境和意蕴，可理解为“好家伙”的音转。这是夸张和感叹，是突然看到“二姑娘”出现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呼。

可以想见，一群身强力壮的光腴男子在拉网，此时此刻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光彩照人的女子，他们该是多么惊讶和兴奋。一群人干得更起劲了，完全忘记了劳累。在女性的注视之下，“拉大网”的工作顿生色彩和意趣。

“来一杆呀，又一杆呀！又一杆呀！又一杆呀！”这种一再重复的呼喊，同样是一人领唱，众人应和。对这极有限的內容，统一的解释中仍然未能挣脱淫秽的意思，其实仍旧是以讹传讹。这同样是呼喊中拖腔的音变，真实的字样应为：“拉一绋啊！又一绋啊！”

岬岬岛东部一带，除了号子內容稍有不同之外，再就是调式的区别了。比如第一句领唱者呼号出的关键词“二姑娘”，就比岬岬人喊叫得尖细悠长多了，极具戏谑意味。而岬岬人却粗豪猛烈、强悍，一直到后面的和声都是如此。这极有可能因为东部沿岸气候更柔和一些，风势一般不大，拉网人也相对舒服懒散，表演性就增强了。而岬岬岛海风强劲，领喊号子的人除非大力粗吼，不然就带不起后面的和声。

岬岬号子的“启网”“收网”“卷网”“抬网”，分别有不同的号子。这些号子与东部号子既有相同处，又有很大的区别，除了语句变更，调性也改变了。“抬网”号子加了“往前走哇，到龙口哇！嗜哉！嗜哉！”，说明从龙口湾西部收网，抬起渔网行进的方向为东，一抬头看到了龙口城区，那里是打鱼人的念想。

在呼喊的节奏与高低变化方面，岬岬号子比起东部有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岬岬号子节奏更强，起伏更大，竟然可以从极为粗壮响亮的呼吼，一变而为悄悄私语，真是奇妙到不可思议。

这种改变的原因在哪里？由于一代代人都是这样喊唱过来的，所以必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观测岬岬沙坝内外：一边是龙口湾，这里是主要渔场；一边直接面对辽阔的渤海。在春夏秋三个捕鱼季节，不是西南季风就是西北季风，而秋末又是猛烈的东北风。这三个季节的风向因为岬岬崖的影响，在龙口湾内外拉网的人常常要“吃风”，